

随笔小札

张温帙：“海上丝路”的女儿

●陈昭庆

2024年12月22日，张温帙美术馆在广州市黄埔区少年宫(海丝城宫)揭幕，这是国内首家以张温帙名字命名的对外开放的公共美术馆。

张温帙生于粤西小镇，初求学于广东工艺美术学校，被分配至佛山地区工艺美术研究所，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及制作，后调入佛山画院从事美术专业创作。而后又深造于广州美术学院，师从蔡克振教授，专门研习大漆艺术设计与制作，学成后分配到广东省画院专门从事漆画创作。

在工作中，张温帙不止于漆画创作，视阈由中及西，涉猎美欧同好，更向东方传统美学靠拢，赴韩国首尔国立科技大学攻读博士学位，研究公共艺术美学，获博士学位后，又继续进入韩国首尔东方文化大学院大学校、统营大漆美术馆博士后工作站深究大漆奥秘。一段时间，她如空中飞人般穿梭于东西时空之间，不用倒时差，便实现昼夜的无缝对接。她的惊人之处尚在于，赶任务时能不眠不休连续工作96小时，但没事时又可以不吃不喝连续酣睡数天数夜，如入冬眠期，干可通宵，闲则立睡。天生的艺术家特性。

我们每每见面，都相隔一段时间，少则几月，多则数年，而每次相逢，总有不少惊喜，不少收获，这都源自于她对艺术上的追索，勤勉后的成果。而不变的是，她总是那么忙碌，那么执着，那么激情四射热情萦怀。时光只从她的指缝间流逝，岁月没有在她的脸庞上留下痕迹，她依然是数年前甚至是十数年前的那般模样，一袭红装扑面，如火球一团灼灼燃烧……正因如此，方烧制出这么多的陶品，没有持续超越千百摄氏度的高温淬炼，何以有多达3000余件的作品。每一件作品，无论巨细，在光照下都熠熠生辉！

张温帙的成就及影响力已不限于粤，早已延及海内外。十年前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(QCC)美术馆，便专门设置张温帙雕塑园，这是该市首家以华人名字命名的雕塑园。在美欧的一些艺术展馆，都不乏张温帙作品。据说，有一位熟悉张温帙的老朋友，在巴黎展馆遇见张温帙作品，细看欧元定价，数以万计，惊讶地说：“原来张温帙的缸瓦(陶瓷作品)那么值钱！”自此方知家中所拥至宝，再不敢以普通陶瓷品视之。继广州海丝城宫的张温帙美术馆之后，张温帙将寻找更多机会与合作，建

立更专业、更系统的张温帙美术馆，为当地居民与青年学子提供一个美学美育的交流平台。

审视张温帙的作品，颇具如下特点：

一是内涵的丰富性。从最初的实用主义陶具到当下的抽象主义器具，实现了主题主旨的嬗变升华。无论是师承传统的佛山陶艺，还是借鉴西方的意识流、抽象派，都在不同时空里呈现出艺术的探索性、不明性及多义性，让作品保持了艺术的尊严和崇高，赋予了艺术的多彩和多面，超越了一般物具的实用和平庸。

二是形式的多样性，不断的自我探索及突破，既超越了常规范式，又衍生繁殖了新的品类，实现艺术手段的大协同、大融合。在张温帙的作品中，不难看到传统陶釉的工艺，也有大漆、珐琅，甚至书法、木雕、贝壳、家具等造艺，多种艺术手段的共用共通共融，非常罕见。

三是追求的创新性。生活之源不竭，艺术之树常青，艺术家善于向生活学习，善于与时代同频，就会获得无穷的生命伟力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个人的鸿篇巨制。张温帙正是这样，立足于东方大国传统文化，游走于西方现代文明，撷拾人生

长河中的闪光贝壳，谱写出艺术人生中的精彩篇章。做到一个作品有一个作品的生命禀赋，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艺术痕迹，在艺术上没有第二次踏进同一条河流，确保艺术生命永如黄河珠江奔腾不息！

回望张温帙走过的轨迹，不难发现，她是名副其实的“海上丝路”的女儿，终生离不开“二南二官”。她的出生地在茂名，茂名市电白区有个南海城，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港口之一，在茂名化州市有个官桥镇，其父母生前一直居住于此；张温帙成家立业于佛山市南海区，现仍在瓷都南庄常住，乃至刚落成的广州市黄埔区少年宫(海丝城宫)张温帙美术馆，就是位居南海神庙附近，是海上丝绸之路始发地——黄埔古港，古时人们远航前都会到南海神庙拜祭祈福。今人辟地造城，名为海丝城，其意可见一斑。

海上丝路，运载的多是产于中国的陶瓷和漆器。目下张温帙所制，亦多为陶艺大漆器具，并常通过海路空运，往返于五大洲四大洋之间，传播的是中国传统、世界文化，共同造福于人类。正所谓承前启后，一脉相承，冥冥之中，自有安排。

美味人生

家乡春韭

●曹木静



■资料配图

每年进入春季，万物复苏，大地到处呈现出绿意盎然的景象。在老家的田埂边、屋后、古井边，总会看到一簇簇嫩绿整齐地平铺在地面上，老家的方言叫“小蒜”，其实就是春韭，叶子中空似葱，又散发着韭菜的淡淡辛香味。

每到这个季节，大家不约而同走向田野、小溪边，沐浴着春风，在游玩踏青中，尽情地收割这份大自然的馈赠。

广袤的田野上，处处生机勃发，欣欣向荣。灰褐的泥土里随处可见的春韭野菜，及不知名的小花小草，点缀其中，将乡野装扮得多姿多彩。远处的村庄，炊烟袅袅，宁静中透着无限的田园气息。

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你一把我一把，收割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清香与喜悦。左手拢住叶梢，银镰斜斜一划，齐整的茬口便渗出透亮的水珠。

那些年月的春风总是透着辛辣的味

道。奶奶把割下的春韭摊在竹匾里晾晒，翡翠般的叶脉在阳光下舒展，恍惚是解开的绿丝绦。我常蹲在旁边数叶片上的露痕，数着数着就被呛出眼泪——新韭的辛气直往鼻尖里钻，像无数支细小的绿焰燎。

最令人眼馋的莫过于春韭烙米粉了。生米粉加入凉水及少许盐，用筷子搅和，然后将洗净切寸断的春韭倒入其中，揉搓成小团子，压扁。一个个饼子静静地列在竹匾中。

这时，柴火灶就要登场了。奶奶围着锅灶，开始忙碌起来。春韭饼下锅油煎，整个屋子，香气扑鼻，烟火升腾。不知不觉中，春韭饼出锅，金灿灿、黄澄澄，令人垂涎三尺。迫不及待咬上一口，外酥里嫩、沁香盈人，软糯香甜，令人回味无穷。

“小心点吃，别噎着。”看着我伸长着脖子，满脸通红的窘样，奶奶一声声地提醒

着。

尽管吃噎着了，但果腹之后的那份幸福感，总会油然而生。

春韭米饼，自然是最好吃的吃法。而春韭作菜，与鸡蛋搭配爆炒，那更是春日里的一道时令好菜。打几个走地鸡下的蛋，春韭加入其中，与鸡蛋打散倒入热油中，加入少许食盐，即可起锅，下酒又下饭。

记得那年回乡吃到春韭炒菜，脑海中，一遍遍地浮现出奶奶忙碌的身影，一次次回味起那埋头吃饭，吃饼的景象。

三十多年时光，匆匆而过，村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然而，每年初春时节，春韭定不会缺席乡人的餐桌。这份对自然的情愫，相信多少年都不会改变。

暮色漫上来了，伴着料峭的春风，走在田野中，我看一片片、一簇簇倔强的嫩绿春韭，正顽强地在田野中向上生长着，向着充满希望的春天，蓬勃生长着。

诗人心语

雨中白手套

●杨彩霞

灰色的云层占据天空
冰凉湿滑的雨
亲吻城市的大街小巷
雨中的白手套
犹如一个井然的符号
剪断一串喧闹
弯腰拾起散落的音符
轻轻放回路人衣袋

清脆的哨子声
潮湿的足印
舒展着水龙般的车流
三十秒，或者更长时间
置换斑马线上的节奏
水珠沿着帽檐的抛物线滑落
融入微笑的漩涡
那双白手套在暮色里发光

坚定的手势
没收了十字路口的喧嚣
汗水渗进城市的脉搏
苦和咸浸润长出芽
无限放大着雨中的身姿
直至站成时间的笔尖
书写晴雨表上的每一个晨昏

东园文学奖
征文选登

扫码查看
征稿启事

